

# 红楼梦女性人物

## 形象鉴赏

季学源·著



# 红楼梦女性人物

## 形象鉴赏

季学源·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 / 季学源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308-17639-2

I. ①红… II. ①季… III. ①《红楼梦》人物—女性—人物形象—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323 号

## 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

季学源 著

- 
- 责任编辑 田 华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夏斯斯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38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639-2  
定 价 6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 序 言

这是季师第二次命我为他的新著《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写序，上次是三四年前为季师的《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作序。早在宁波师范学院读书时，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探春——新生命的兴起》，便是在季师指导下完成的，并蒙季师不弃，发表于《宁波师范学院学报》，成为我最早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论文。这次写序理应很快完成，但是，由于一直为公务四处奔波，临到书要出版时，才静下心来读完季师的书稿电子版全文，开始写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红学研究素有三派之说——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索隐派、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证派、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小说评论派。后来，红学界虽出现过《论凤姐》（王朝闻）、《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等人物专论，但是，以“女性人物形象”为题的鉴赏性专著并没问世。鉴赏，不同于理性的阐发，它更注重感性、直觉，更重视作为名著读者的个人体悟、感悟，更重视作者的感情抒发。可以说，《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拓展了红学研讨中的独特一派——鉴赏派之路。

我们从《红楼梦》第1回中知道“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甲戌本《凡例》更有“着意于闺中”的宣示，这说明了《红楼梦》是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从“女娲补天”这一古老故事发端，到书里声明他记述的“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以期“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可知《红楼梦》的主旨是关于女性的。《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一书（以下简称《鉴赏》），在拥挤的红学世界里，通过披沙拣金，从女性角度，带来清新脱俗的鉴赏气息，回归小说人物研究的本源。

季师在《鉴赏·前言》中说：“能够有机会读到这样一部为人类文明史纠



偏,把歪斜、失衡的历史扶直、纠正的惊天伟著,能够有机会欣赏曹公所赞颂的少女的纯真之美、飒爽英姿、超逸风调,少妇的卓异才智、奇崛胆识、革新能力,老人的世事明察、人情通达和博爱精神,能够对这些艺术形象进行细品、细析、鉴赏,真乃人生中的一大幸事!”的确,通过《红楼梦》,女性群像显得格外耀眼,让我们充分领略到红学世界的新气象。如《诗与梅:李纨的精神向度》一文,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人物形象大嫂的精神世界。书中指出:李纨是“一个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红楼人物”;她“是一个有相当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成熟女性,她总是把自己的行为调控在确当的范围之内和形式之中”。在贾府被抄家,众人吓得魂飞魄散,凤姐也吓得栽倒昏死过去时,李纨却并未失态,反而再三宽慰贾母。老太太对她这种面临大事有静气的气度很赏识:“倒是珠儿媳妇还好,她有的时候是这么着,没的时候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地过日子,倒难为她!”在为黛玉料理丧事时,更突出了她沉着冷静、敢于担当的显明个性,这与以往一味论其“心如死灰,身如槁木”的论点大相径庭。季师从女性视角,结合小说情节与人物性格塑造等多方面全面赏析了李纨的形象。此文由于在学术上的创新性,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获“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收入《名家图说李纨》(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季师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系列论文,受到学术界关注,张如安教授在《用新视角研究红楼女性》一文中评论:“研究红楼女性,光有女性视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高度的审美鉴赏能力。作者对红楼女性心理世界进行探微索幽,从不凭片言只语妄下论断。”此后,季师一边在写新文,一边不断修改旧作。从20万字不到,扩展为30多万字,新增部分超过了三分之一。人物形象从原来的贾母、凤姐、林黛玉、贾探春、史湘云、妙玉、尤三姐、李纨、龄官、二丫头,新增了薛宝钗(《金簪雪里埋》)、秦可卿(《敲响贾府丧钟之第一人》)、晴雯(《晴雯补裘:心灵炯兮手艺绝》)、紫鹃(《林黛玉的不贰闺蜜》)、平儿(《一个另类大丫头》)、赖嬷嬷(《一个得意忘形的老奴》)、小红(《万绿丛中一抹红》)、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一个乡村老媪的感悟》)等,并有《附录:大观园是女儿监》。这样,不同



阶层的“神灵般的女性形象”均得到彰显。例如《薛宝钗：金簪雪里埋》，写了“金锁三部曲”，揭示了薛宝钗与薛家为她的婚姻所做的精心策划，通过粗俗的薛蟠之口，透露了薛家对金玉姻缘的处心积虑。书中指出：“金锁三部曲的第二部分，已经像交响乐一样内容繁富，‘五音纷纷兮繁会’，戏剧性很强。第三部分则急转直下，纯为闹剧，是由后40回续补者编导的。”似剥茧抽丝，层层解剖；《薛宝钗午访怡红院》《宝钗的诗》两文，则更为全面地揭示了薛宝钗复杂的内心世界。

《秦可卿：敲响贾府丧钟之第一人》则突破以往研究者爱钻牛角尖，过度解读秦氏的所谓淫行，鲜明地指出，“在充满诗意的《红楼梦》中，秦氏是一个朦胧的意象，要捉摸、把握曹雪芹构思这一形象时的感受、情愫、旨趣和这一形象的实际底蕴，确非易事。所以，200多年来，不少红学家在寻觅、评说这一形象的旨趣时，都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小胡同——把这个含蕴深刻的审美对象当成狭隘的道德说教的反面教员——淫妇”，通过对“女人祸水”论进行辩驳，指出“索隐迂曲、穿凿太甚，势必失之玄奥，误入歧途”，并用“秦氏形象的美学价值”揭示秦可卿卧室的奇特描写，是“采取了古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木兰诗》中描写木兰、《孔雀东南飞》中描写刘兰芝离开婆婆家精心打扮自己的那种极度夸张的象征性的笔法”。秦氏的主要美学价值在于：“（一）她是《红楼梦》中所有悲剧人物之悲剧的肇始者，是《红楼梦》悲剧的第一个点题人物，她的毁灭预示了十二钗的大悲剧已经开始。因之，她的悲剧是与《红楼梦》全书的悲剧题旨密切关涉的。（二）秦氏形象在全书中的结构意义，也是别的人物难以取代的。”文章从审美的高度揭示了秦可卿形象的时代意义，与以往研究有较大的不同点。

《晴雯补裘：心灵炯兮手艺绝》，鉴识晴雯的艺术形象，指出其形象的构建主要是靠“晴雯撕扇”“晴雯补裘”“晴雯之死”三部曲完成的。“在整个《红楼梦》中，这三部曲也是最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篇章。晴雯三部曲，不是编年史式的传记，而是诗，但不是叙事诗式的，而是意蕴深邃、意象丰沛的抒情诗。”文章用“工巧、挚情、勇毅”来具体论述晴雯的独特个性。

《小红：万绿丛中一抹红》，对这位有叛逆性格的婢女作了全新的论述，





充分肯定她的进取精神。

《刘姥姥进大观园：一个乡村老媪的感受》，更体现出季师对刘姥姥的特殊人生体悟，对心怀感恩、富有侠义精神的刘姥姥作了独到的分析。

《附录：大观园是女儿监》，深邃地揭示了《红楼梦》中女性的悲剧意义，突显了美好女子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尖锐对立，上升到对那个时代的人的命运的审视，特别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全书不同程度地鉴识了 30 多个女性人物，全景式地呈现了《红楼梦》女性群象。她们都是季师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深思的成果。我深知，这些都是季师在克服多年不明原因的躯体刺痛情况下完成的，不少文章是他利用暑期到天目山避暑时完成，这体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精神。他说：“我的 10 多本著作多数是退休之后，尤其是 70 岁之后完成的……如果我还能活上八年十年，我无疑会将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红楼女性人物形象研讨中去。我将争取十年八年后拿出《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新版本来，还将力争写出它的续集，把原未单列的王夫人、尤氏、赵姨娘、香菱、夏金桂与宝蟾、尤二娘与尤老娘、周瑞老婆、林之孝老婆、藕官、秋纹、侍书、智能儿等都单列出来，量体裁衣，各写出一篇短文来。”这是人文学者可贵的意志与信念。

我要特别提一下师母杨福明老师，她与季师数十年相濡以沫，默默关爱，让季师得以全身心地从事学术研究。正如季师《后记》中所说：“她是最忠诚的合作者……我的书稿的修订工作，主要是由她完成的。她常常一天中为我整理书稿几小时。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十几年如一日，我是心存感激的。”衷心祝愿季师与师母身体安康，继续在红学世界里携手徜徉，期待季师续写其他红楼女性人物，尤其是那些被忽视太久的“小人物”们。

丙午六月 杨光辉 于沪上安波轩

（序言作者杨光辉博士，复旦大学研究馆员，复旦大学古籍整理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前言

日月如梭，我进入《红楼梦》研讨领域，不觉已过了30个年头。前3年，我未写一篇文章，只在慢读深读原著，广泛阅读有关文献，同时谨慎思考选题问题。选定《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艺术形象为研讨选题，有四方面原因：

一、曹雪芹期求推翻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大案——“男尊女卑”。这位文学大师的科学思想、科学勇气，极大地震撼了我。在文字狱最严酷的历史时期中，他竟敢于开宗明义，在小说的开端，公然对男权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在小说的第1回中（含甲戌本《凡例》），他明明白白、言辞恳切地向读者交代了他的写作动机、目的、方法：

此书只着意于闺中。

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裙钗？

……闺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

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

我半生亲闻亲睹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解闷。

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

……

如此反复申述、恳切说明他的这部书是要借几个“异样女子”故事，拨乱反正，把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归于正道。就是说，他是要以几个“异样女子”作为他的理想人物之代表，通过她们，表达他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的。







已经说得够明白、清楚了，但曹公似乎还嫌不够深、透，于是在小说的第2回，便让小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出来代他立言，作深度表态了。贾宝玉说：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接着，又让与贾宝玉相对应的甄宝玉说出了他的“女儿论”：

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一北一南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不约而同、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们的女性观。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男权制取代母权制之后，一切权力落入男子手中，女性开始沦为奴隶、工具（种种工具）、物（种种物品）。在中国，这一女性失败史已经延续得太久太惨烈了，是结束这一历史公案的时候了。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开始历史大转型时，作为一个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文化巨人，曹雪芹站出来说话了。

为了拨乱反正，曹公像一切伟大启蒙者一样，动用了每个历史大转型时期必用的辩证法法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便不足以矫枉”。他太希望撼动男权中心主义的大山了！

第13回，曹公又借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塑造了两个“脂粉队里的英雄”——秦可卿与王熙凤的女强人形象。秦氏是指出贾府大厦将倾之第一人，她临终时托梦给凤姐，提醒她贾府将“树倒猢狲散”。凤姐协理秦氏丧事，首先抓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然后断然采取措施加以整顿，立见成效。曹公在这一回回末，写下了对这两个少妇的点赞：“金紫万千谁治国？一二裙钗可齐家。”男权主义的当权者尸居余气，已经完全腐朽了，只能败家败国，但是天不会塌下来，因为闺中历历有人，她们在修身、齐家、治国中均堪称女杰。对此点赞，岂能等闲视之？1964年，毛主席在与王海容、孟锦云的谈话中，说：“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并认为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称赞她有战略头脑。



继而，曹公写了贾宝玉对女儿的认识的深化过程。宝玉自小是在贾母和女儿丛中长大的，通过长期相处，他对女儿是不断有新体认、新感悟的。约7年之后(第20回)，他看到女儿们与贾环玩耍之间浊清反差如同云泥，他想：

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也是7年之后(第36回)，宝钗等劝宝玉认真读书，为走仕途经济之路作准备。宝玉对此感慨甚深：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秀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独有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显然，此时贾宝玉的男浊女清之论，与他儿时的“女儿论”相较已有所深化。

8年之后(第59回)，因一个老妇人对藕官等女孩十分刻薄，贾宝玉申述了因恶浊的男权文化的浸染、毒害，成年女性的异化是严重的：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死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贾宝玉已经在观察、思考成年女子的变化原因。

约第9年(第77回)，抄查大观园之后，女儿们遭遇大劫难，周瑞老婆等不容分说，便把司棋押出大观园。宝玉目睹惨状，恨道：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

这就回答了他一年前的追问。他看出男权社会和男子的恶浊对女性的浸染、毒害是深重的。那些丧失了女儿清洁初心 的女子，演变、恶化、异化成男权的帮凶，是比男子更可恶的。

在宋明理学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中，曹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各个不同层面上，层层深入，揭开历史真相，明证男权中心主义已经彻底腐败、烂





掉，它的僵尸的臭气在毒化原本清洁的女子。

能够有机会读到这样一部为人类文明史纠偏，把歪斜、失衡的历史扶直、纠正的惊天伟著，能够有机会欣赏曹公所赞颂的少女的纯真之美、飒爽英姿、超逸风调，少妇的卓异才智、奇崛胆识、革新能力，老人的世事明察、人情通达和博爱精神，能够对这些艺术形象进行细品、细析、鉴赏，真乃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至此，我的研讨选题，已经显现出来了。

二、曹公关于创作这部小说的宣言，是发人猛醒的。但作为小说，更重要的在于怎么写，创造了什么样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有多少新的广度、深度、历史向度。曹公是一位小说创作巨匠，他明示了他的理念之后，便挥动五色笔，尽情尽性，泼墨如水，如同钱塘江八月大潮汹涌而来，艺术法门五光十色，层出不穷，为众女儿们写真、造像了。在其笔下，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的女子，分为多种系列，腾挪跃跳于纸上，人人五官生动，五音俱发，五情活泼，五欲彰显，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闪烁锃亮，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互相交织，彼此辉映，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句“仙之人兮列如麻”，“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有哪一位小说家曾在一部篇幅并不特大的小说中，塑造出如此众多、奇崛、精彩的女性形象来？尤其是那些“脂粉队里的英雄”们的群像，谁曾见到过？从贾府3位小姐，到外来的众多女儿，以及她们和贾宝玉身边的丫鬟们，她们都是十五六七岁，她们都生活于同样的环境中，生活内容与方式亦大体相同，人生处境也大致相类，但是，曹公却能把她们的个性鲜明地区别开来、揭示出来。以怡红院为例，这里有大小丫鬟十三四人，一个个面目、心理，无不有独特标识。12个从苏州买来学戏的小女孩，她们在人生中亦各有独特行止、突兀故事，结局亦各不相同，龄官、藕官、芳官、菂官无不令读者难忘，感叹唏嘘。至于贾府的四大少妇、五大“首席大丫鬟”、四大奶娘、四大陪房嬷嬷，已成为红学界的热门论题。探索这些女性形象之壶奥，探索其美学价值，掘取其历史内蕴，揆度其哲学意涵，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虽愚蒙，但难以排拒其艺术魅力，终欲勉疾一试，对这些神灵般的女性形象进行一番品鉴。



三、男尊女卑，轻视、歧视女性的封建残余思想意识，依然以各种形态，顽固残留在某些国人的内心深处，并不时地冒出头来。这种残余思想，也侵入了红学领域，影响着对许多红楼女性的鉴识、评价。这也是我选题的原因之一。

男尊女卑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且不说孔夫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以及石崇让姬妾劝酒不成就杀人这类事情，只说说文学巨匠苏轼吧：他在被贬黄州时，仍步魏代曹彰以美妾换人“白鹤”马、唐代鲍生以四妾换人“紫叱拔”马、梁代綦公以妾换马之后尘，临行宴中，命侍姬春娘劝酒，有蒋公问苏轼：“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苏轼当即表示可以。蒋公遂作诗：“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吩咐赎峨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家人捧玉卮。”苏轼亦作诗回应。春娘上前说：“……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今时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遂下阶，触槐而死。苏东坡的这类以姬妾作交易的事，并不罕见，历代大文豪有几个不是姬妾成群的？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指出：宫体诗人只有色欲、肉欲，“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他们的诗是“没心肝”的。其实，何止宫体诗人，唐代、宋代著名诗人、词人“沉迷”女色、“没心肝”的难道只有十个八个？他们把女性作为淫乐工具，在作品中“作践”女性的色情之作何止千百。尤为卑劣者，不少著名诗人、词人的作品中，均出现过“十三余”（岁）的少女。他们竟玩弄未成年女孩子，并不以为耻，还在作品中加以炫耀。后人还把这类人这类作品当作佳话、佳作传播，有的迄今未得到应有鉴裁。

古人有古人的时代、阶级的局限，那么今人又如何呢？在招聘员工时歧视女性，在生育中重男轻女的事，不是时有所闻吗？再看已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多数都有“二奶”“小三”，有的甚至有N个。他们显然依旧是把女性作为玩物和泄欲、生育工具的。在知识分子中，这种余毒就没有吗？时至2017年，还有一位女士到处宣讲“女德”，认为“女子不经媒而自嫁，是侮辱祖宗的大不敬行为”，并认为“女德乃齐家之要”，女人应“旺夫齐家”。这种封建主义女性观竟然在高校也有其讲席！





这种封建残余意识，在红学研究中，也是有所反映的。比如，把林黛玉判为“病态美的典型”，有才无德，“心地褊窄”“待人刻薄”的“刁女”；薛宝钗处处藏奸，为“奸毒之雄”；把王熙凤判为“美女蛇”“贾府的曹操”“养小叔子”“白昼宣淫”的荡妇，好出风头的女人；判探春为“对生母冷酷无情”“令人齿寒”的女子；把李纨视为谨守“三从四德”因而得以善终的“样板”；称平儿“有古名臣事君之风”；袭人被评为“救宝玉”的“高贵的灵魂”；把只有 16 岁的小红视为“奸淫狗盗之徒”“天生的野心家”；妙玉更因“俗欲未断”被骂得狗血喷头；对已届高龄的贾母，亦有人拾前人余唾，称她有婚外恋情。凡此种种，难道与研究者女性观尚残存着封建主义余毒无关吗？

四、师友的指教，学生的促进。徐朔方师、刘操南师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师、吕启祥研究员给我指导、给我赠书、推介我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更是关键性的。我的所有著作都是以蔡老师校注的《红楼梦》为主要依据的。还有其他师友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我在《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一书中已有所记述，这里不再复述。这里我很想说说的是学生对我的《红楼梦》研讨的有力促进。

我曾在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宁波大学中文系、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宁波高教园区南区 6 所高校联合举办的选修课程中开过“红楼梦研究”选修课，不但选修人数之多、热情之高使我吃惊，而且此门选修课的成果也使我深受鼓舞。有一届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个班级学生的毕业论文，竟有 20 多人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我的选修课是以“小论文”为考核方式的，同学们的小论文的许多见解之新锐，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曾把他们的小论文打印成册，除自己珍藏外，还向《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推荐。《学刊》编委会选择了 6 篇在《学刊》中发表，并在“编后记”中加以点赞。这在高校中尚属首次。在选修课中，我曾就红学界争议最大的王熙凤的形象向女同学作问卷调查，结果再次使我吃惊了：所有女同学都认为凤姐是女能人、女强人，是敢于冲击男权文化纲常的艺术典型；都认为凤姐是《红楼梦》所有人物中写得最鲜活、艺术魅力最强烈、最具美学阐发空间的人物。为此，我重新反省了我的女性观、历史观中，是否存在封建残余思想。这促使我多次改写我的凤姐论。



上述这些人与事,使我在到达退休年龄时,毅然决定接受“返聘”。当时,先后已有两所高校、一家出版社、一家文化研究所希望特聘我。从经济上说,“返聘”工资每月300多块大洋,而接受外聘工资则是其10多倍。我考虑的是,一旦离开,我的研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暂时中断的可能。我没有过多考虑,便作出了决定。我的《红楼梦》女性人物系列研究论文,有不少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我的10多本著作多数是退休之后,尤其是70岁之后完成的。所以,在我80岁生日时,我的学生、校友送给我的生日贺词为“霜叶红于二月花”。

当然,句号尚未画上。如果我还能活上八年十年,我无疑会将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红楼女性人物形象研讨中去。我将争取十年八年后拿出《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鉴赏》新本来,还将力争写出它的续集,把原未单列的王夫人、尤氏、赵姨娘、香菱、夏金桂与宝蟾、尤二娘与尤老娘、周瑞老婆、林之孝老婆、藕官、秋纹、侍书、智能儿等都单列出来,量体裁衣,各写出一篇短文来。这些人,大致均属“正邪两赋”一路人,曹公均“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她们的形象均有其某些美学价值、认识价值和道德评说空间。还有马道婆、娇杏、彩云,乃至多姑娘、鲍二老婆等,她们各有自己的独特位置、灵魂辩证法,都是可以写一篇鉴赏小文的。

我想,如果我能完成这个新版《鉴赏》及其续篇,到某天在太虚幻境遇到曹公,我也许不至于过分愧对他了吧?

2017年5月7日





## 目 录

贾母：古代中国之第一母仪 .....	1
林黛玉：冷月葬诗魂 .....	26
薛宝钗：金簪雪里埋 .....	61
湘云易装：是真名士自风流 .....	85
王熙凤：脂粉队里的英雄 .....	95
探春：女性新生命之崛起 .....	132
诗与梅：李纨的精神向度 .....	155
秦可卿：敲响贾府丧钟之第一人 .....	170
惺惺相惜：三烈婢与王熙凤 .....	183
晴雯补裘：心灵炯兮手艺绝 .....	199
紫鹃：林黛玉的不贰闺蜜 .....	204
平儿：一个另类大丫头 .....	215
小红：万绿丛中一抹红 .....	232
妙玉：三棱困境中的情种 .....	245
尤三姐：狂飙一曲赞女杰 .....	260
赖嬷嬷：一个得意忘形的老奴 .....	275
龄官：标新领导二月花 .....	284
芳官：映日小荷别样红 .....	294
二丫头：乡村里的一株野玫瑰 .....	301
刘姥姥进大观园：一个乡村老媪的感受 .....	308
附录：大观园是女儿监 .....	324
后记 .....	335



# 贾母： 古代中国之第一母仪

## 小 引

《红楼梦》前5回，是全书之序。在序中，曹雪芹凝墨点染了中华民族始祖女娲的故事<sup>①</sup>。故事原有三个部分：抁土造人、求媒构婚、炼石补天。曹公以此预示了此书立意之厚重博大。随之，曹公泼墨塑造了贾母的艺术形象，作为人间老母，与女娲相对应。

贾母的形象复活了潜藏于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母亲崇拜情愫、情怀。她是红楼脂粉英雄、才干卓异的女儿们的培育者、持护者、引领者，她也是这些女儿们的悲剧的见证者、体悟者、恻悼者。

人类的女性崇拜意识，在历史发展历程中一分为二，成为少女崇拜意识和母亲崇拜意识。这是曹雪芹构建《红楼梦》的强大动力和坚厚基石。只关注少女崇拜，而忽视母亲崇拜是片面的。母亲崇拜在《红楼梦》中是举足轻重的，它由贾母、刘姥姥、李纨、凤姐等构成独立体系。贾母虽独居于贾府之一隅，但每有大事，最终必经她方能解决。有了她，《红楼梦》的女性题旨、女性文化才是完整的。

贾母形象集中凝聚了我国古代老祖母的一切思想、理念、情怀、风范等特征，我国古代老祖母的正负面文化特征，都在她身上极其自然地、和谐地体现出来。同时，她的形象又显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母亲的主要时代精神和文化形态，虽然有些时代精神在她身上还处于萌芽状态，与传统的旧东西糅杂在一起，但是，早期民主启蒙主义的曙光却是醒目的，令人神往的。除了后40回中一些令人遗憾的拙笔、败笔严重损毁贾母形象之外，贾母的形象可谓“处处见标标总好，总观标格胜于诗”。在她面前，所有古代文





学艺术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相形见绌了，显得单薄、虚假、苍白、失真了。曹雪芹的美学意图在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

## 贾母形象素描

关于贾母的形象，已有很多论析，本文只对其性格中的新文化因素作一些素描式的勾勒。

### 一、从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看

贾母和凤姐一样，都直言不信神鬼不吃斋念佛，她们虽曾参与清虚观打醮、祷天之类活动，但是，她们已反复表明，那只是她们以打醮为借口，让平日出不得门槛的女孩们出去逛逛，消消暑而已。贾母在动员大家都去时说：“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经她一说，谁不要去？在逛时，贾母、凤姐一再申言：“我们不过来逛逛。”确实如此，这次打醮完全是一次郊游，而并非迷信鬼神和宗教活动。

第94回写怡红院枯了的几株海棠忽又开出好花来，众人都说“古怪”，闹得合府上下惊惊惶惶，怪论四起，但是贾母却力排众议，凭着她不信鬼神的基本观念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对春花冬开现象作出了基本上是唯物的解释：“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还迟，算是十月，应着阳春的天气，因为暖和，开花也是有的。”但一时正不压邪，说兆喜兆忧的人都有，贾赦竟公然抛出了“花妖”说，贾政也附和他。贾母当即指责说：“你们不许混说！”为了清除“花妖”说的影响，这位老祖母挺身而出，宣示：“若是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面对如此有理有据、有胆有识的老母，赦、政二人只得快快地走了。

第106回写贾母祷天，那是有特殊背景的特殊活动。大难从天而降，合府无一人能够分忧，对于老祖母来说，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谓“但有办法